



PROSPER MÉRIMÉE
CONTES ET NOUVELLES CHOISIS

封面设计：张世彦

梅里美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15,000 开本 787 × 1092 毫米¹/₃₂ 印张 15¹/₄ 插页 2

1980年6月北京第1版 198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200,000

书号 10019·2967 定价 1.20 元

前 言

此人肯定具有某种独特的才能和动人的魅力，他既不是以《红与黑》那样深刻的作品、也不是以《悲惨世界》那样广阔的画幅、更不是以《人间喜剧》那样宏伟的巨著，而仅仅是，或主要是靠不到二十篇中短篇小说，就在深受后代读者赞赏的十九世纪法兰西文学中占有了一席光荣的地位，进入了司汤达、雨果、巴尔扎克所属的不朽行列。他和他的作品，构成了令人深思的文学现象，给后人提供了颇有意义的启发。

这个集子所介绍的，就是他中短篇小说的精华，如果再加上少数未选入的几篇，那就是他中短篇小说的总和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就是“梅里美魅力”之展示，请看：

《马铁奥·法尔哥尼》，以那么短的篇幅鲜明地描绘了十九世纪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个性，使人读后久久不能忘怀；《塔芒戈》，以那样冷静的笔法，达到那样惊心动魄的效果，足以引起人们极大的忿慨；《费德里哥》是一篇讽刺小品，它的构思是那么巧妙，闪烁着作者机智的才华；《夺堡记》只是一幅小小的素描，但它把战场的情景、气氛和人物的精神状态描写得那么真切，显示出作者高度的写实技巧；《伊勒的维纳斯像》的叙述是那么娓娓动人，其中的寓意又是那么若隐若现，具有某种空灵的情致；《阿尔赛娜·吉约》的故事是那么委婉凄切，感人肺

腑，但通篇的笔法却又那么冷静含蓄，作者把自己的同情和憎恶藏在深远之处，用那需要仔细体会琢磨的描述，构成一种深沉的格调……

小说的魅力，当然不外来自作者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才能。梅里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体家、形式主义者，他的作品具备一种美好的、“因内而符外”的艺术风格，而这，又是他的时代社会条件、出身经历、教育素养、性格才能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梅里美的身上，结合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即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为争夺统治权而进行严重较量的时代，以及资产阶级完全战胜封建阶级后在法国建立了稳固统治的时代。前者以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胜利而告终；后者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高潮时告一段落。梅里美生于一八〇三年，他的童年和少年正是在作为法国大革命最后阶段的拿破仑帝国时期度过的，当能听见拿破仑与欧洲封建君主国鏖战的鼓号声，而且，他出身在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母亲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信徒。这一切使他得以继承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雄主义的余绪，既决定了他在两个阶段两种制度的斗争发生历史性曲折、封建阶级卷土重来时期里的战斗热情和锐气，也决定了他在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已经完全建立、英雄主义已经消逝的时期里的苦闷和不满。他的中短篇小说，总的来说，就是他在这两个历史阶段里两种不同精神状态的产物。

梅里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在波旁王朝已经复辟的二十年代，那时，正是政治思想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

高涨、文学领域里以浪漫主义为旗帜向伪古典主义展开斗争、争取文学自由的时期。梅里美一开始就是浪漫派文艺沙龙里的常客，属于复辟王朝的反对派的营垒。他以充沛的反封建的热情，作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同路人，出现在二十年代后期的文学舞台上，连续在一八二八年、一八二九年发表了两部战斗性的作品：剧本《雅克团》与长篇小说《查理第九时代轶事》。前者通过法国中世纪一次农民大起义的故事，揭露了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的残酷；后者通过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宗教大屠杀的事件，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凶残。这两部作品以极为尖锐的批判，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阶级在十九世纪法兰西政治生活中继续存在的理由，直接壮大了当时反复辟的思想斗争的声势。

与此同时，梅里美写作了他的第一批中短篇小说。可以理解，他在剧本和长篇小说中所表现的那种反封建的热情，也必然会贯穿在他的中短篇小说里。他最早的一篇小说《查理十一的幻觉》，以鬼怪小说的手法把封建时代的宫廷生活、专制王权下的政治阴谋描写得十分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作者强烈的反封建意识，正是通过那充满幽灵和鲜血的封建时代的画面表露出来的。《费德里哥》表现了梅里美反宗教反教会的精神。他通过一个赌徒进天堂的故事，把宗教的教义以及天堂地狱的观念恣意加以揶揄和嘲弄，抹去它们面上神圣的油彩，将它们表现得再滑稽可笑不过。这种大胆的讽刺显然是针对复辟时期封建阶级所掀起的那股反动的教权主义思潮和当时极为猖獗的教会势力的。短篇《夺堡记》描述了拿破仑的部下攻克俄军固守的一个堡垒的经过，表现出帝国时期法国

士兵的英勇善战和乐观精神，流露了作者在丧权辱国的复辟王朝的统治下对拿破仑帝国的怀念。在《一场赌博》中，梅里美又以欣赏的态度写出拿破仑时期一个青年军官的形象，他是一个颇有豪士之风的人物，有真诚的爱国心和道德感。梅里美所描写的这些正面人物所属的时代和社会阵营以及他们身上的特点，正表现了梅里美对当时复辟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倾向，而且，也反映了复辟时期流行的拿破仑崇拜这一社会思潮，这一思潮是明显地带着与复辟王朝相敌对的性质的。

除了反封建的主题外，梅里美前期中短篇小说中还有对资本主义关系的批判。《塔芒戈》就是这方面的一篇杰作，这篇小说集中揭露黑奴贩子的惨无人道，在不长的篇幅里，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提出了十九世纪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殖民主义的罪恶活动和非洲黑人的悲惨处境，其批判的矛头直指整个资产阶级的文明，同时，锋芒也扫到了默许这种罪恶活动的复辟王朝政府当局身上。他那出色的名篇《马铁奥·法尔哥尼》则塑造了一个豪迈侠义的人物形象，在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面前，散发出淳朴的气息，梅里美怀着明显的赞赏之情来描写这个人物，特别肯定了他那种以不法者之间的“义”来对抗法律和国家机器的精神和他为忠于这种“义”而不惜牺牲自己儿子的非凡的人格，体现了梅里美自己与统治阶级、上流社会大不相同的价值标准。这种具有某种“英雄主义”因素的人物与资本主义关系对立的主题，在他后期的中短篇小说里又有所发展。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后，开始了梅里美的第二个时期，也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一七八九年以来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斗争已告结束，银行家的稳固的统治，使得“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①，物质生产的确有了相当长足的发展，但英雄主义已经完全成为过去，资产阶级在精神上进入了一个“萧索时期”。反封建任务从历史的前台消失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就突出地显现出来了，和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所预告的“理性的王国”比起来，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在这样一个“萧索时期”，象梅里美这样一个“由狮子的骨和血喂养大的”、也就是说从启蒙思想家那里、从大革命时期的历史里吸取了精神营养的人，自然会感到苦闷和不满，尽管他在七月王朝时期是一个生活富裕的政府官员。于是，这苦闷和不满就成为他后期中短篇小说的灵魂，一个被他用了不少伪装来加以隐藏、以至使人很不容易察觉的灵魂。

这种不满表现在后期作品中，首先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人情风俗的否定性的描写。较早的《古花瓶》就是一幅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享乐放纵、伤风败俗的风俗画，这里的男男女女生活空虚、极端无聊，在糜烂的污泥中自得其乐，而感情比较认真的人物倒是中伤、诬蔑、嬉笑取乐的对象，在这样恶浊的社会环境里，真正的爱情似乎象古董一样不时髦了，它必然遭到悲惨的结局。如果说在《古花瓶》中还有例外的感情真挚的情侣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的话，那末在《双重误会》里，那个美丽、端庄而渴望爱情的女主人公，就根本遇不到有丝毫纯洁感情的对象了，你竟然想在你那个阶级的婚姻中、你那个阶级的上流社会里遇到真正的爱情，岂非天真？双重误会，这是一个对自己的鄙俗卑污的环境缺乏现实感的悲剧，女主人公先是被粗暴的夫权所玷污，后又遭到轻薄子弟的追逐，最后成了资产阶级社交场合中时髦人物逢场作戏的牺牲品，她那种渴求真诚的柔情，就象是一朵白色的荏弱的花，在那个鄙俗不堪、充满了狰狞情欲的环境里，一再被伤害、践踏。通过这样一个悲剧，梅里美对虚伪的资产阶级婚姻和丑恶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批判。《炼狱里的灵魂》写的似乎是过去时代异国的故事，而且滑稽不经，其实仍有对现实的讽喻，它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寻欢作乐、腐败社会风气的写照，人们可以从穿着西班牙服装的唐璜那种无法无天、厚颜无耻、不择手段、纵情淫佚的行径里，看出巴黎资产阶级纨绔子弟的身影，更有意思的是，小说还巧妙地讽刺了这种新式的恶棍在饱尝了尘世的享乐生活之后，又把脸朝向天国，在自己身上洒下几滴圣水，洗涤了全身的罪恶，由魔鬼一变而成了圣徒。在这一点上，《阿尔赛娜·吉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对资产阶级信女的真实嘴脸作了深刻的揭露，原来在那对穷人、对不幸者的一连串感人的慈善行为之下，深藏着一副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甚至专横毒辣的心肠，在梅里美的笔下，和这位身份高贵、光彩夺目、虔诚笃信、乐善好施的资产阶级太太相比，那个瘦弱、残废、卑贱、沦落为妓而又缺少宗教感情的少女，倒要高尚得多，善良得多，即使是那个不务正业的资产阶级花花公子也比她稍有几许人性。

这篇作品也反映了下层人民悲惨不幸的生活，其中蕴含着梅里美对卑贱者、不幸者的深切同情。

应该承认，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批判上，梅里美远不及巴尔扎克那样全面深刻，触及了现代社会生活中各个重大的方面，也不象雨果那样充满民主主义的激情，表现了强烈的对社会不平的愤慨。不过，他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合理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他的选材也有其别出心裁的角度，他在十九世纪文学中开辟了自己独创的领域：把对资本主义关系的不满表现于对某种淳朴、粗犷、强烈、勇敢的个性的追求，通过赞赏那些多少带有原始气息的人物，曲折地表现了自己对鄙俗、灰暗的资本主义现实的否定。在早期的短篇《马铁奥·法尔哥尼》中，他已经表现了这种特点，七月革命后，这种倾向在他的创作中就更为明显。在一八三〇年所写的三篇关于西班牙的报导中，他力图从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中发掘某些较少被资本主义文明玷污的东西，如豪爽热情的性格、粗犷勇敢的风尚、注重信义的观念、不计功利的习气等等，把它们当作正常的符合人情的东西，以欣赏的态度来加以描写。在一八四〇年的《高龙巴》中，他又描写了一个没有完全开化、带有几分野性的村姑，表现出她那种只按自然的本性和强烈的感情行事、不在乎上流社会的“体统”和是非标准、目无统治阶级的法纪权威的精神力量，让她高出那些深受资产阶级文明熏陶的人物，她生气勃勃，果敢大胆，在生活中导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而在著名的小说《卡门》中，梅里美更达到他这方面的最高成就，塑造出一个举世闻名的人物形象。卡门是一个社会和法律“化外之民”，身上具有某些邪恶的特点，但梅里美把她表现

为一朵“恶之花”，赋与她某些闪闪发光的東西：自觉地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对统治阶级的规范和法纪表示公开的轻蔑，并以触犯它为乐事。她是一个社会的叛逆者，以“恶”的方式来反抗社会；她又是一个独立不羁性格的典型，不愿忍受社会的任何束缚，她最珍视的是个性的自由，即使是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她也不肯放弃，于是，以整个生命为代价来忠于自己，就成为这个人物最突出的、也是最吸引人的特点。梅里美把这个自由的粗犷的吉卜赛人的典型和虚伪、苍白的文明社会对照起来，把她的非法活动、骇世惊俗的生活态度与统治阶级的道德法律对立起来，让她以勇敢的忠于自己的死超越于文明社会之上，让这个“恶”的精灵在那个社会的凡夫俗子面前闪闪发光，正表现了他自己对资产阶级文明的否定。

从马铁奥·法尔哥尼到高龙巴以至卡门，这是梅里美全部艺术形象的中心系列。他们体现了梅里美对现实的不满和他那资产阶级世界观中的个性自由的原则。这个类型的人物形象系列，在十九世纪文学中，完全是梅里美所创造、梅里美所特有的，是梅里美的独创性的标志，也是他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在艺术上，梅里美以其精致和娴熟的技巧见长。是什么因素使他成了十九世纪文学中一位最精细、最具有雅趣的艺术家呢？梅里美“得天独厚”，生活一开始就是由艺术陪伴着：他出生于艺术家的家庭，父亲是一个颇有才能的画家，母亲是十八世纪童话作家波蒙夫人的孙女，也擅长绘画，在这充满艺术气氛的家庭环境里，他从小就培养了艺术的才能和鉴赏力。

青年时期，他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已经成为一个精通多种外语、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的学者；一八三〇年以后，他又长期担任历史文物事务方面的政府官员，有机会广泛地接触丰富的古代文化。这一切使他成为十九世纪法国作家中最具备精湛的文化艺术修养的一人。他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了他那种基于高度文化水平的纯正而雅致的趣味，他刻意求工，其作品就象是精巧的水晶雕刻品，既避免了巴尔扎克作品中未能杜绝的艺术上的粗疏，也没有雨果那种枝叶蔓延和繁复的缺点。在艺术的精致程度上，他无疑超过了他同时代的这两位巨人，虽然他在一些更主要的方面远不如他们伟大，但如果不是在某一方面、哪怕是较次要的方面赢得胜利的一分，那末他又怎能置身于他们的行列？

梅里美的艺术魅力，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来自他那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不仅仅是他精细的写作技巧。他对他所描写的人物和现实生活是有爱有憎的，但他总是有意地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某种超脱，既不倾泻热情的赞美，也不表露强烈的憎恶，对正面人物的描写略带揶揄，对不合理事物的揭露又含着讽刺的微笑，叙述某一惊心动魄的事件或惨绝人寰的悲剧时，又总是用一种平静的态度，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幽默调侃的基调，它毫不强加于人，而是静静地诉诸读者的感情，收到平易近人的效果。梅里美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力求精确，细节达到高度真实，画面给人以客观现实生活本身的印象，这是梅里美的写实精神的体现；同时，梅里美作为现实主义者，却又喜爱强悍的不平凡的性格和震撼人心的事件，虽然这些都是通过对事件过程和生活场景的现实主义的描写表现出来

的，但不可避免地透露着鲜明的浪漫主义的色泽。梅里美的作品具有高度精练的优点，在不长的篇幅中浓缩着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矛盾。他善于抓住事件的关键和主要方面，紧凑地展开，简繁得当，结构严谨。他也善于抓住人物的最有代表性的言行来突出其性格。他是一个高明的故事讲述者，明快流畅是他叙述的特点。他还是一个善于设置多艺术层次的作者，不满足于让读者一眼就看透自己的主题和意图，而是用一些描述来挑起读者的兴趣和思考，随着情节的进展和深化，最后才揭示作品的真谛，在构思上显得很聪明，在情趣上也很耐人寻味。

文学家不是哲学家、理论家，他的力量不在于对现实有某种全面系统的理论认识，而在于能绘制出为自己所特有的、意义深刻的现实生活的图景。一个杰出的作家固然应该有先进的思想体系、广阔的社会视野，但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要有自己对生活独到的体会，要善于从某种独特的角度去观察生活，得出别人所没有获得的深刻感受，同时把这种感受贯注在自己所选取的某一特定的生活片段中，用有特色的艺术风格来加以表现。只要他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他在独特的创作个性方面达到的成就，将大大弥补他在社会视野上、反映现实上、思想高度上的不足。梅里美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正是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得到后代读者长久的纪念。这，也许是梅里美所提供给我们的启发。

的确，梅里美的世界观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的社会视野不广，思想境界也不够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比较温和，因

而在十九世纪文学中称不上伟大。特别是一八五〇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当上皇帝以后，梅里美由于皇后在少女时代曾是他的学生而成为宫廷的座上客，在喜庆游乐、仪典盛会中浪费了他的才华，最后“江郎才尽”。如果梅里美的思想境界更高一些，作为作家的责任感更明确、更强烈一些，以他的艺术才能，他本来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的。这，也许是梅里美所提供给我们一个教训。

柳鸣九 一九八〇年二月一日

目 次

马铎奥·法尔哥尼	1
费德里哥	17
塔芒戈	30
夺堡记	54
一场赌博	61
古花瓶	81
双重误会	111
炼狱里的灵魂	187
伊勒的维纳斯像	257
阿尔赛娜·吉约	294
卡门	351
罗基斯	424

马铁奥·法尔哥尼

出了波尔托—维基奥^①的市区，朝着西北方向，往这个岛^②的腹地走去，就会发现地势相当迅速地升高；沿着蜿蜒曲折、经常被巨大的岩石堵塞、有时被溪谷切断的小径走上三个钟头，就到达一片面积十分宽广的杂木丛林的边沿。杂木丛林是科西嘉的牧人和一切犯法者的乐园。科西嘉的农民为了省去在地里施肥的麻烦，他们放火焚烧一定面积的树林，哪怕火势蔓延得过远一点也不在乎，不管怎样，在这片用原地生长的树木烧灰施肥的土地上播种，获得一个好收成是有把握的。由于收割麦秆费劲，农民只割掉麦穗，把麦秆留下；埋在地下没有烧死的树根，到了来年春天，又会长出十分浓密的幼树丛；用不上几年，这些幼树丛就长到二、三公尺高。这样长成的茂密的萌芽林，称为杂木丛林。杂木丛林有各种各样的大树和小树，它们杂乱无章地纠缠和混杂在一起。人们手里得拿着斧子才能在丛林里开出一条道路，有些杂木丛林枝节繁茂，密密层层，连野羊也走不进去。

如果你杀过人，那么只要躲在波尔托—维基奥的杂木丛林里，备一枝好枪，加上火药和子弹，就能够安全地在那里生

① 波尔托—维基奥，法国科西嘉岛南部的一个海港。

② 指科西嘉岛。

活，不要忘记还要带一件有风帽的褐色斗篷，用来做被褥。牧人们供给你牛奶、奶酪和栗子，除了你不得不进城调换弹药的时候，其余时刻，你不必害怕司法当局和死者的亲属。

一八……年我在科西嘉时，马铁奥·法尔哥尼的住房离这片杂木丛林二公里远。他是当地一个相当富有的人，就是说，他什么也不干，光靠着畜牧的产品就可以过得很阔绰。牲口由类似游牧民族的牧人赶到漫山遍野去替他放牧。我看见他的时候，正是我要讲的这件事发生以后两年，那时他最多不过五十岁。身材矮小而壮健，头发卷曲，发色象黑玉那么黑，钩鼻子，薄嘴唇，眼睛大而奕奕有神，面色象皮靴的里子那种颜色。他的枪法很好，即使在他神枪手云集的家乡也特别有名。举例来说，马铁奥猎野羊从来不用猎兽散弹，在一百二十步远的地方，他可以一枪打倒一只野羊，随他高兴打在头部或者肩部。他在夜间使用武器跟白天一样熟练自如，有人把他的这种神技告诉过我，没有到过科西嘉的人也许会认为不可信。把一根点着的蜡烛放在八十步外，前面放着象盆子那么大小的一张透明影印纸，他举枪瞄准，然后把蜡烛熄灭，周围一片漆黑，一分钟以后他开枪射击，十有八、九总能打穿那张透明影印纸。

凭着这样卓越的本领，马铁奥·法尔哥尼获得了很大的名声。人们说他既是和善的朋友也是危险的敌人。他对人乐于助人，也肯做好事，因此和波尔托—维基奥地区的人都能和睦相处。不过人们传说他在科尔特^①——他娶亲的地方——曾经十分勇猛地扫除过一个情敌，这个情敌无论在战场上或是在情场上都令人害怕。那天当他的情敌正对着挂在窗口的一

^① 科尔特是科西嘉中部的一个城市。